

胡适精品集



谈谈『胡适之体』的诗

胡

胡适



适

主编 / 胡明

光明日报出版社

胡适精品集 13

谈谈“胡适之体”的诗

主编 胡明

光明日报出版社



胡适的演讲风采。



以度足下久不還音而思念

祖國風雲一日千里世界三年

一大是祖國已作一隨地人矣

於子親在西湖首領雖數年

何故自取

是言吳諸同鄉現作何事

故鄉言聞吳鄉言既得歸少

係品部皆不謂人一事不

此平當乃先歸

故人現官甚重且有朝不保

夕之勢然吳河恒引吳思不

能飛歸為一祖國動方身

無一奉白即記

時有書來並無

其美

吳思不



目 录

“行己有耻”与“悔过自新”序·····	(1)
读经平议·····	(3)
至周作人函三札·····	(8)
致罗尔纲函三札·····	(17)
致苏雪林·····	(22)
致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	(26)
致翁文灏·····	(28)
读曲小记(一)·····	(32)
读曲小记(二)·····	(39)
读曲小记(三)·····	(42)
《缀白裘》序·····	(46)
再谈关汉卿的年代	
——与冯沅君女士书·····	(54)
黄谷仙论文审查报告·····	(58)
致陆侃如、冯沅君·····	(61)
致钱玄同·····	(63)
复张政烺书·····	(66)
述陆贾的思想·····	(68)

《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	(80)
跋定远方氏所藏《岳忠武奏草手卷》	(85)
颜习斋哲学及其与程朱陆王之异同	(90)
上、颜习斋所反对的理学	(90)
下、颜习斋的哲学	(92)
颜李学派的程廷祚	(100)
北京大学新印程廷祚《青溪全集》序	(145)
《崔东壁遗书》序	(149)
谈谈“胡适之体”的诗	(157)
丁在君这个人	(165)
附录一 丁文江与《努力周报》	(175)
附录二 丁文江与“玄学与科学”的论争	(184)
附录三 丁文江与《独立评论》	(210)
高梦旦先生小传	(225)
致吴健雄	(229)
致叶英	(231)
致程靖宇	(234)
汤晋遗著序	(236)
新年的几个期望	(238)
《歌谣周刊》复刊词	(243)
全国歌谣调查的建议	(248)
《独立评论》的四周年	(251)
《藏晖室札记》自序	(256)
《新青年》重印题辞	(261)
为“纱交案”致《大公报》书	(262)

再论外交文件的公开·····	(263)
东京的兵变·····	(267)
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	
——告日本国民·····	(273)
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	(278)
致蒋廷黻·····	(283)
致傅斯年·····	(285)
敬告宋哲元先生·····	(290)
“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	(293)
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	(297)
再谈谈宪政·····	(307)
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	(311)
附录	
四十自述·····	(315)
自序·····	(315)
序幕、我的母亲的订婚 ·····	(318)
一、九年的家乡教育 ·····	(329)
二、从拜神到无神 ·····	(345)
三、在上海(一) ·····	(354)
四、在上海(二) ·····	(366)
五、我怎样到外国去 ·····	(382)

“行己有耻”与 “悔过自新”序

张文穆先生的两个讲演，一个讲顾亭林的“行己有耻”，一个讲李二曲的“悔过自新”，都使我读了很感动。张先生一定要我写几句话，我不敢推辞。

耻与自新，无论在个人方面，或在集团生活方面，都是联贯的。

耻是悔的起点，自新是耻的结局。耻是知，悔与自新是行。孟子说的最好：“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耻是自知其缺陷，自新是实行补救其缺陷。老子说的“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药。”也正是这个道理。

国家到此田地，事事不如人。只有赤裸裸的承认事事不如人，发大耻心，发大忏悔的誓愿，同时用大无畏的精神，力求向上自新，才是唯一的出路。

一切自大、自夸，自颂扬先民如何伟大光荣，都是自欺无耻。须知先民的伟大光荣只是先民努力的结果。我们自己若

胡适精品集

不努力，祖宗的光荣何补于今日的危亡耻辱！“终日数他宝，自无半钱分。”歌颂过去的光荣者，当思此言。

廿五、四、一 胡适

读经平议

前几年陈济棠先生在广东，何键先生在湖南，都提倡读经。去年陈济棠先生下野之后，现在提倡读经的领袖，南方仍是何键先生，北方有宋哲元先生。何键先生本年在三中全会提出一个明令读经的的议案，他的办法大致是要儿童从小学到中学十二年间，读《孝经》《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到了大学，应选读他经。冀察两省也有提倡小学中学读经的办法。

学校读经的问题，傅孟真先生在两年前的《大公报》星期论文（二十四年四月七日）里曾有很详细的讨论（转载在《独立评论》一四六号）。他先从历史上考察，指出三项事实：（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创业都不靠经学，而后来提倡经学之后，国力往往衰弱；汉唐宋明都是实例。（二）经学在过去的社会里，有装点门面之用，并没有修齐治平的功效；五经的势力在政治上远不如《贞观政要》，在宗教道德上远不如《太上感应篇》。（三）各个时代所谓经学，其实都只是每个时代的哲学；汉宋学者都只是用经学来附会他们自己的时代思想；我们在

今日要想根据五经来造这个时代哲学是办不到的了。

傅先生又从现在事实上立论,指出两点:(一)现在儿童的小学中学课程已太繁重了,决不可再加上难读的经书了。(二)经过这三百年来的朴学时代,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承认六经的难读:“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一旦拿来给儿童,教者不是浑沌混过,便要自欺欺人。”

傅孟真先生是经史学根柢最深的人,他来讨论这读经问题,正是专家说内行话,句句值得提倡读经的人仔细考虑。当时我十分赞同傅先生的议论,我也在《独立评论》上(第一四六号)发表了一篇《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收在《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里),特别引伸他的最后一段议论。我指出近几十年来的“新经学”的教训是要我们知道古代经书的难读。博学如王国维先生,也不能不承认“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观堂集林》卷一,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我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古经典在今日还正在开始受科学的整理的时期。我当时说:

《诗》《书》《易》《仪礼》,固然有十之五是不能懂的,《春秋》《三传》也都有从头整理研究的必要,就是《论语》《孟子》也至少有十分之一二是必须经过新经学的整理的。最近一二十年中,学校废止了读经的功课,使得经书的讲授完全脱离了村学究的胡说,渐渐归到专门学者的手里,这是使经学走上科学的路的最重要的条件。二三十年后,新经学的成绩积聚的多了,也许可以稍稍减低那不可懂的部分,也许可以使几部重要的经典都翻译成人人可解的白话,充作一般成人的读物。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

的一笑。

这都是两年前的老话，不幸我们说的话，提倡读经的文武诸公都不肯垂听。他们偏不肯服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古训，很轻率的把几百万儿童的学校课程，体力脑力，都看作他们可以随便逞胸臆支配的事。我们有言责的人，对于这种轻率的行为不能不指摘，对于这种重要问题不能不郑重讨论。

我现在用很简单的语言，表明我个人对于学校读经问题的见解：

第一，我们绝对地反对小学校读经。这是三十多年来教育家久已有定论的问题，不待今日再仔细讨论。小学一律用国语教本，这是国家的法令，任何区域内任何人强迫小学校用古文字的古典教学，就是违背国家法令，破坏教育统一，这是政府应该明令禁止的。何况今日的小学教员自己本来就没有受过读经的教育，如何能教儿童读经？

第二，初中高中的选读古文，本来没有不许选读古经传文字的规定，所以中学教本中，不妨选读古经传中容易了解的文字。今日初中读本往往选《孟子》《论语》《诗经》《左传》《礼记》，高中读本竟有选到《尚书》《小雅》《大雅》的。中学选读古经传，有几点必须特别注意：（一）中学选古经传，必须限于那些学者公认为可解的部分。今日有些选本实在选的不妥当，例如傅东华先生的高中国文第一册就选了《小雅》的《六月》和《大雅》的《民劳》，这正是王国维先生一流学者认为不易解的部分。（例如《民劳》的诗的“汜”字，“式”字，傅君皆无注。今年中央研究院丁声树先生发表专文释“式”字，是为此字第一

次得着科学的解释。)(二)中学选古经传的文字,与其他子史集部的文字同等,都是把他们看作古人的好文字,都是选来代表一个时代的好文学,都不是“读经”的功课。例如孟子“鱼我所欲也”一章,是最恳切哀艳的美文,无论他是经、是传、是文集,都应该选读。我们把经史子集里一切好文章都一律平等看待,使青年学子知道古经传里也有惓惓哀艳的美文,这是引导青年读古经最有效的法门。(三)如果中学生被这些经传美文引诱去读《四书》《诗经》等书,教师应该鼓励他们,指示他们的途径,给他们充分的帮助。但我们绝对反对中学有“读经”的专课,因为古经传(包括《孝经》《四书》的大部分是不合现代生活的,是十二岁到十七八岁中学年龄)的一般孩子们不能充分了解的。我们都是尝过此中甘苦的人,试问我们十几岁时对子“天命之谓性”“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一类的话作何了解!我们当时只须读几本官板经书,不妨糟蹋一点时间去猜古谜;现在的儿童应该学的东西太多了,他们的精力诺诺奉命唯谨呢?这是不是已到了“不善而莫之违”的程度呢?诸公读的圣贤经传,难道不记忆了吗?不可再浪费了!

最后,我有一个愚见,要奉劝今日提倡读经文武诸公。诸公都是成年的人了。大可以读经了,不妨多费一点工夫去读读诸公要小孩子读的圣贤经传。不但一读再读,还应该身体力行。诸公最应该读的,第一是《孝经》的第十五章:圣人说:

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诸公试自省，诸公有几个诤臣呢？第二应该读的是《论语》十三篇的“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一章，特别是那一章的下半截：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子无乐乎为君，为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诸公试自省，诸公提一案，下一令，影响到几百万儿童的学业体力，而诸公属下专司教育的厅长局长是不是都唯唯诺诺奉命唯谨呢？这是不是已到了“不善而莫之违”的程度呢？诸公读的圣贤经传，难道不记忆了吗？

廿六，四，十四夜

致周作人函三札

(一)

岂明兄：

谢谢你的规箴良言，我真说不出怎样感谢你。我是一个“好事者”；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我相信种瓜总可以得瓜，种豆总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信仰已成为一种宗教——一个人的宗教，——虽然有时也信道不坚，守道不笃，也想嘲笑自己，“何苦乃尔！”但不久又终舍弃此种休假态度，回到我所谓“努力”的路上。

“朋旧雕丧”，只使我更感觉任重而道远；“青年无理解”，只使我更感觉我不应该抛弃他们。即如十二月卅一日下午的谈话会，颇有十来个青年人显出无理解的行为，但我丝毫不怪他们，我只觉得我们教学二十年，实在不曾尽力，实在对不起青年人，他们的错误都应该我们负责。